



您的位置： [经典文存](#) - [中国现当代剧本](#) - [正文](#) [\[返回\]](#)

日租房

作者: 骆婧 来源: 时间: 2009-3-2 17:21:28 浏览: 47次

编者按：作者骆婧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，《日租房》为她的获奖剧本。

[时间：五六月之交，一个凤凰花即将开放的季节]

地点：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处日租房

演员：男女演员八人，三女五男。演员在剧中无固定角色，可多角色扮演。着同款T恤和牛仔裤。]

序幕：

[演员八人随意在舞台的任何一个角落或站或立，哼起一首歌，前台有一吉他手伴奏。灯光渐亮。]

演员甲（女）：我是水中的一片浮萍，

演员乙（男）：我是天际的一片浮云，

演员丙（男）：我是夜空的一颗流星，

演员丁（女）：我们是迷路的羊群。

演员A（男）：别问下一站开往哪里，

演员B：别问梦想在何处追寻，

演员C：别问幸福有多少距离，

演员D：这些都是愚蠢的问题。

合唱：生存，已花费太多精力，

忘却，是我们的座右铭。

青春，是一场迷宫游戏，

忘却，是我们的座右铭。

忘却，是我们的座右铭。

[灯光渐暗，演员退场。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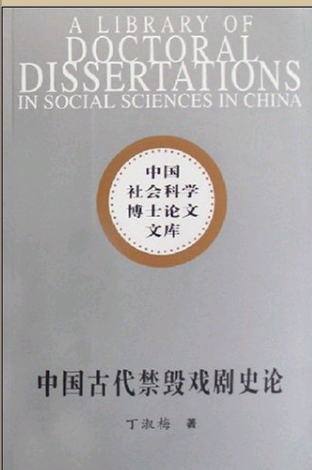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幕 独白



子栏目导航

- ▶ [中国现当代剧本](#)
- ▶ [西方戏剧原典](#)
- ▶ [西方剧论原典](#)
- ▶ [中国戏曲原典](#)
- ▶ [中国曲论原典](#)

热门图文



[中国古代禁毁戏剧 ..](#)



[浙江大学黑白剧社2 ..](#)

第一场 兰心的独白

〔台上摆四把椅子，第一把、第二、三把和第四把分开，表示三间相邻的日租房。演员甲坐在第一把椅子上，演员乙在第四把椅子，演员丙和丁坐二、三把椅子。灯光暗着〕

〔另一演员扮房东上场至前台，语速渐快，如打广告〕

房东：唉哟，又唱这种歌，听了心里都不舒服啦！现在的年轻人哦，整天愁眉苦脸的，都还没经历什么事情，哪来这么多烦恼！真是扫兴！说点让大家高兴的事啊！这个改革开放人人夸，鹭岛处处绽新花。校园新楼拔地起，可惜无处是我家！同学们，你们还在为没有一处清静之地而苦恼不堪吗？你们还在为无法享受二人世界而辗转难眠吗？你们还在为有朋自……自……自那个哪里来却只能任酒店宰割而悔恨不已吗？不用再烦恼，不用再彷徨！请到这里来，怡家日租房欢迎你！这里价钱公道，童叟无欺；这里不问出身，来去自由。这里，就是你们的避风港！这里，就是你们的伊甸园！来吧，同学们，你的地盘你做主！怡家日租房，试营业期间举行大优惠活动，凡租一日者打八折，一星期以上七五折，一月以上者还可打七折……

〔四处分发传单，演员甲扮兰心走上前收到传单，房东下〕

兰心：又是日租房广告！学校广告栏上总是贴满了这种广告，活象一堆狗皮膏药。以前，我是连看都不看的。没地方住？无法想象会发生在我身上的。可现在，它成了我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的战场，或者说，是为自己围出的一片圣地，最后的唯一的圣地。在这里我不用面对任何人，只要面对自己，最真实的自己。你问我孤不孤独？不，我不仅不孤独，而且很快乐。

〔坐回第一把椅子，射灯亮〕

兰心：我叫兰心，上个月刚辞掉工作，准备考博。用不着用这种眼光看着我，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我承认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愚蠢透顶的决定。辞掉工作，意味着斩断了退路。一旦校园不再接受你，你也无法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。而考博，对于女生来说，是另一种赌博。对于“女博士”这个词，可以用语言学分析。“博士”，褒义词，无上光荣的褒义词，它不仅意味着你的高智商，更意味着你的高工资。“博士”前面加个“女”字，那就有三层含义：首先，如果你已婚且已生育，那么恭喜你，它是褒义词，意味着你的功成名就、锦上添花；其次，如果你已婚而未生育，中性词，意味着你在功成名就的同时会成为一名高龄产妇；最后，如果你未婚甚至还没有对象，抱歉，那是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，意味着你会成为一名古怪孤僻的单身老处女。尽管博

戏剧研究网
新年辉煌
网客共贺

祝戏剧研究网新年 ..

站内搜索

按关键字

立即搜索

相关专题

- 《骆驼祥子》（京剧 ..
- 绝对信号
- 《董生与李氏》剧本
- 林兆华版《赵氏孤儿 ..
- 日租房
- 《恋爱的犀牛》剧本 ..

+ more

士的头衔依然肯定着你的智慧，可是那点可怜的褒奖，很快就会被孤独和嘲笑所吞噬，只剩下一个可笑、可悲的影子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说是本科女生像足球，十来个人抢一个；女硕士像篮球，投进一个是一个；女博士嘛，像乒乓球，只剩下你推我挡……不服气不行，人家讲的都是实话。愿赌就要服输，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。

【月台表演区的灯光渐亮，在这里将重现所有人物回忆中的场景。以下由一演员扮演兰心的父亲。】

兰心：爸，我报名考博了。

父亲：什么？还考？这都第几次了？

兰心：不管第几次，这次我一定能考上。

父亲：（急切地）你自己说说看，这两年你为了考博都丢几份工作了？好不容易这次找份稳定的工作……

兰心：爸，我把工作辞了。

父亲：什么？辞了？

兰心：对，读完博再找工作。

父亲：你这丫头，怎么就一根筋呢！你爱读书这我们赞成，可已经供你到硕士，也该够了吧！工作说辞就辞了，你这是一条后路都不给自己留啊！再说，转眼就三十一了，没工作不说，还没嫁人……

兰心：嫁人嫁人，就知道叫我嫁人！我又不是过期商品！就算这辈子不嫁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……

〔另一演员饰朋友，手持电话状，语气尖锐地〕

朋友：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好是吧？像这种软弱无力的辩白，还是少说为妙。你可以说男人只不过是件衣服，可要没了这件衣服，你就会冻死街头。即便你不怕冻，满世界地裸奔，旁人的目光早晚也让你羞愧而死。这，就是现实。

兰心：我不明白，怎么读书和恋爱在我这里就成了反义词！

朋友：（冷笑）本来可以不是，可你要读的是女博士！知道女博士意味着什么吗？第一，乌黑眼圈外加满脸皱纹的大龄剩女。第二，以高学历自诩的清高的完美主义者。男人本来就不需要供着一尊冷冰冰的缪斯，何况连缪斯都算不上！要我看，趁早嫁人生孩子才是正理，什么理想啊追求啊通通都是狗屁！

兰心：就算要嫁，总也得等到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吧！那种怦然心动，心有灵犀，海阔天空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……

朋友：你啊，真是读书读傻了！睁开眼睛看看，什么怦然心动，什么心有灵犀，那是十五六岁时的想法！爱情，爱情是什么？爱情就是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一个鼓胀的钱包，一辆飞驰的凯迪拉克，一栋宽敞的小洋楼！

[除演员甲之外的其他演员站起围在一起，扮演邻居。讥笑声中，众人开始窃窃私语指指点点]

邻居B：我听说，你那侄子最近混得很好嘛！

邻居A：那可不！刚买的凯迪拉克，三百坪的小洋楼！

邻居B：啧啧，真有出息！难怪老李张罗他闺女相亲，头一个找上你家！

邻居A：唉，别提这事，一提就上火！被我给羞了一顿，灰溜溜地跑了！

邻居B：怎么着？这不是好事嘛！

邻居A：好个屁啊！你没听说啊，他那女儿又要读博士了！

邻居B：什么？她不是找工作了吗？

邻居A：辞掉啦，说是要专心考博士！

邻居B：都三十出头了，工作没着落，婆家也没找啊！啧啧啧……

邻居A：可不！前几年看着两家关系好，才把我侄子介绍给她。嘿，人家倒跟我玩起清高来了，躲在屋子里不见，临走了出来送一送，连正眼都没瞧我侄子一下！真以为自个儿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啊！这下好，仙女老了嫁不出去了，又打起我侄子的算盘来了！

邻居B：哈哈，你怎么回他的？

邻居A：他倒是想得美，合着我侄子是废品收购站啊！人家现在开着公司，坐着小车，住着小楼，追他的小姑娘一茬接着一茬，成天跟蜜蜂一样叮住不放，一个个小脸蛋长得，甭提多水灵了！哼，老李还当揣着块宝呢，也不让他闺女自己照照镜子，都老成什么样了！

邻居B：好歹，人家以后也是个博士，名号响啊！

邻居A：嘿！响什么响，一女孩子家的读个博士，是能当饭吃啊还是能当化妆品用？安安份份嫁人得了，瞎折腾什么！

邻居C：哎呀，你们在这碎什么嘴。人家爱读书想进步，多好一孩子，碍着你们什么事！妇人之见！

邻居A：哟，老王，你看重人家，那倒是让你家儿子娶进门啊！

邻居C：（尴尬地笑笑）嘿嘿，就我儿子那没出息的样，哪高攀得起！

（稍停）诶，老李要再问起我儿子的情况，你们就说已经找好对象了，啊！

[三人齐笑。以下轮流念台词，语速渐快]

父亲：转眼就三十一了，没有工作不说，还没嫁人……

朋友：男人如衣服，可要没了这件衣服，你就会冻死街头。即便你不怕冻，满世界地裸奔，旁人的目光早晚也让你羞愧而死。

邻居A：哼，女博士！是能当饭吃啊还是能当化妆品用？

邻居B：还读啊？成老姑娘了！工作没找落，婆家也没找啊！

邻居C：我儿子哪高攀得起！老李要再问起我儿子的情况，你们就说已经

找好对象了啊！

[重复台词，越来越响，直至混成一片]

兰心：（痛苦而茫然地捂住耳朵，四处乱闯，突然大喊）够了！够了！
够了！！

[灯光突暗，静场，众人坐回椅子]

第二场 萧遥的独白

[演员乙缓缓站起，走至月台。以下由他扮演萧遥，一个临近大四毕业，曾经满怀理想，如今满腹牢骚的男大学生。]

萧遥：我叫萧遥，今年大四，长得不高不矮，不丑也不帅，属于掉进人堆里就找不见的那种。不过最近我做了件特牛逼的事，总算是让同学给记住了。我，自动选择人间蒸发，躲在狭小灰暗的日租房里，做我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。虽然，无非是吃饭、睡觉、上网、打游戏。这会儿校园里肯定很热闹吧！大四了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在忙同样几件事：（用手指数着）找工作、考公务员、考研、雅思托福、跟女朋友分手。哦，还有写毕业论文，当然这是最后一个月才考虑的事情。不过呢，这几件事我都不做。不是不会做，是不想做。想想这生活真是顶没劲的事情。上高中的时候拼死拼活地读，就为了挤上独木桥，到对岸的大学去。老师们在后头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冲啊，同学们！奋力冲上这座桥，前面就是桃花源，芳草鲜美、落英缤纷！”可是等到了大学，才发现只不过是上了另一座宽敞点的立交桥，不管你怎么奔，最后还是就那么几个出口，那么几条岔路，你就挑去吧。鲁迅他老人家怎么说的来着？“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多英明啊！这些路都是多少人挤挤踏踏给开出来的。想自己开路？“走的人不多，也便没有路！”你说生活是不是挺没劲？自以为走的都是康庄大道，可只有脚是自己的，路却都是别人的……

[其他人分饰其宿舍同学，依次在原地进行表演]

同学A：我说，今天招聘会怎么没见你去？

同学B：睡过了！

同学A：得了吧，这几个月你兴奋得跟打了激素的公牛似的，晚上都恨不得搬铺盖住人才市场去，这么重要的招聘会还睡过？

同学B：咳，那是……

同学A：（捅一捅，小声地）兄弟，该不是建行通知你二面了吧？咱可是一起递的简历，一起去的一面，有啥消息不告诉我可不够意思了啊！

同学B：这……这不是八字还没一撇呢嘛！

同学A：真通知你二面啦？

同学B：嗯。

同学A：哦……（口气带酸地）建行果然没看错人，专挑人家里有本事的。

同学B：（神经质地）你什么意思？

同学A：我这不夸你有本事呢嘛，跟我急啥呢真是……（走开，面向观众）仗着自个老爸是个林业局长，找工作就跟他妈的放屁那么简单！就我这傻蛋还陪他玩，这下当炮灰了吧？该！

同学C：（侧坐，上网状）我靠，又是只招一个！

同学D：啥只招一个？

同学C：工商局呗！咱这专业，就一个岗位能报，还只招一个！

同学D：这有啥好奇怪的，现在考公务员都跟中彩票一个机率了，你还专盯那特等奖！

同学C：考都考了，谁不报个热门点的。哦，让你个大老爷们去哪个鸡角旮旯里边抓计生，你乐意啊？咱要做就做那个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，夺下来了那是英雄，当炮灰了也在情理之中，不屈！

同学D：嗨，要我说，怪只能怪咱国家人口太繁盛。在考公务员这件事情上，充分地显现了团结一致、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！

同学C：我说你是不是考研政治背疯了啊，动不动还来一段！

同学D：一说考研，我这单词才背了三分一，月底可就考了，不跟你扯了啊！（仰头默念状）

同学C：这年头谁还考研，三年下来还争不过人家大专生呢！现在流行考碗啦兄弟，懂不？考饭碗，咱这就是顺应潮流。甭这么认真啦，随便闭着眼睛考都能上，说不定学校还抢着要呢！我说……

[一女演员扮女友上]

女友：（脸色苍白，害羞地向同学D）请问……请问曾子彬在吗？

同学D：Generation, g-e-n-e……别吵别吵，问他去！

同学C：你找老大？他不在！

女友：他去哪了？

同学C：八成打球去了吧，这个时间……

女友：没有！我去篮球场找过了，去了网吧，去了你们系楼，还去了……还去了……（哽咽，哭出声来）

同学C：（一愣）我说美女，你找他有啥急事吧？

女友：（激动地）我要找他说清楚！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来一条短信，居然要分……分手……

同学C：美女，你别怪我多管闲事啊！老大转眼就去美国了，他这么做也是怕耽误了……

女友：（诧异地）什么？美国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

同学c：这个……

女友：还在短信里说什么性格不合，原来……原来……（掩面而泣，急跑下）

〔灯暗，只留月台的射光〕

萧遥：看看，这就是无聊的大四生活！不管曾经多么胸怀大志，到了这会儿，统统变成了地上一群忙碌的蚂蚁，为了一块小小的面包而四处奔波，像娘们一样互相算计。没有目标，没有原则，没有理想！说到底，他们只不过是猪的生活而奋斗，有一个舒适的窝，和永远吃不完的饲料。可我，我宁愿做一个瘦骨嶙峋的人，也不想做一头脑满肠肥的猪！只有远离这个猪窝，才能看清我要的东西，才能做回自己！我萧遥，是一个人，不是一头猪！

〔灯光突暗，静场，众人坐回椅子〕

第三场 情侣的独白

〔演员乙和演员丙缓缓走向月台表演区，分别饰演青年教师吴大业和白领陈千羽。以下由两人扮演一对异地恋人。吴大业手中提着行李包，刚从机场接到陈千羽。〕

大业：小羽，等久了吧！

千羽：（有些不快地）怎么那么久？不是跟你说五点半到机场吗？

大业：那个……那个公车半路上塞了。

千羽：不是跟你说了打的吗？

大业：这不是正好有直达的公车么！

千羽：我看你是嫌……算了算了，反正人也到了。

大业：我以为肯定坐火车过来，你到了飞机场了才发短信说要飞过来，我也得有个准备啊！

千羽：大业，我现在不是学生了，明不明白？在公司上班，时间有多宝贵你知道么？我怎么可能像以前那样在火车上慢慢晃！再说，以前没有钱，现在也不差这点！

大业：我知道你来看我一次不容易，好了好了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咱们走吧！（搂住千羽，千羽依偎着，露出笑容）

千羽：大业，咱们这是去哪？

大业：去公车站啊！

千羽：去什么公车站！（甩开大业向前跑，招手拦车状）TAXI！

大业：（怅然地望着她的背影一会）小羽……

〔灯光渐弱，火车声渐响。大业陷入与千羽初识的美丽场面，并开始独白。其他演员将两把椅子和一块桌子搬上月台，千羽坐下，模拟火车上的场景。〕

大业：我叫吴大业，学院里的一名讲师。前年毕业的时候，有幸得到老师的推荐，留在学校教书。从小在大山里长大的我，第一次感受

什么叫做幸运。能在宁静的校园里找到容身之处，我很知足，真的。唯一遗憾的，是小羽没有留在身边。她选择去了深圳，在一家大公司当起了白领。两年了，我们只见过三次面。不知道是太久没见产生的错觉，还是环境真的拉开了我们的距离，现在她就在我身边，却无比的陌生……小羽，这个脚蹬高跟鞋化着浓妆烫着卷发的女人，真的是你么？我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清纯活泼的女孩，到哪里去了？

[大业坐回椅子。时空回到两人在火车上初遇的时候。千羽看书看得入迷，没有注意到坐在对面的大业，也正看着她美丽的脸庞入迷。偶尔千羽翻页，大业便慌张地掉过头去，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。慌忙之间，大业把自己装满水的水杯打飞了，却还浑然不觉]

千羽：同学……同学！

大业：（陡然脸红）啊？啊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叫我？

千羽：你的水杯……

大业：哦，是啊！看我，多不小心！（慌忙拾起水杯，却傻傻地握在手里）

千羽：（扑哧一笑，递上自己的纸巾）水都洒身上了，快擦擦吧！

大业：哦，谢谢！谢谢！

千羽：看样子，你也是个大学生吧！

大业：恩，对！学校开学了，得赶回来。你也……

千羽：对啊，我也今天报到。该不会咱是同一个学……（瞥见大业身上的校徽）哈！还真是一个学校！

大业：是吗？真……真巧！

千羽：我叫陈千羽，中文系，今年大一。你呢？

大业：我……我叫吴……吴大业，金融系，也是大一。

千羽：看来我们不仅同学校，还同一年级呢！

大业：真巧！真巧！真……

千羽：我说你紧张什么呢，我又不是校长，怎么只会说“真巧”，哈哈！

大业：（更不好意思，挠着头）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

千羽：既然是校友，下了车我们一起走吧，好吗？

大业：行！当然，当然……（鼓起勇气）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自己来坐硬座？路程可不短。

千羽：能省一点是一点嘛！再说了，我也没那么娇贵，硬座挺好的。真的，可以静静坐着看书，听音乐，看风景。坐在这里，好象时间都被拉长了，变慢了。就象一部漫长的影片，身边的窗户就是屏幕，每一站都像一个美丽生动的镜头，由着你细细品味……

大业：果然是中文系，出口成章啊！

千羽：别笑我了，瞎掰而已！哪像你们学金融的，脚踏实地，心里边肯定都藏着一把大算盘！

大业：过奖过奖！那我不是该改名叫掌柜了！

[俩人相视而笑，灯光暗下。椅子摆成并排状，表示坐在出租车上。]

千羽：大业！大业！

大业：（从回忆中惊醒，有些不悦地）什么？

千羽：问你车开到哪呢！进学校哪个门？

大业：哦，那个……不用进学校。麻烦师傅，帮我们开到学院路怡家日租房。

千羽：（诧异地）怎么？你不是说，学校已经分配好房间了？怎么还要……

大业：哦，这几天不能住。

千羽：为什么？

大业：（语速很快地）我一个同事，志强，你知道的，他家亲戚来了没地方住，所以就让我住我那房了。

千羽：大业，这么久没见，你还是学不会撒谎。

大业：那个……

千羽：学校根本没给你分单身公寓，对吧？

大业：……

千羽：你在电话里一直在说谎，其实还跟志强住在一个房间里，对吧？

大业：小羽，我……

千羽：两年了，不是说过两年内解决住房问题？

大业：学校也挺困难的，就这么点地方……

千羽：你永远都是这样，什么都不争，不抢。即使是自己该得的东西，看着别人从怀里抢走，你也没半点反应！还以为工作了会改一点，结果呢？还是一样！我跟你讲，社会就是个大染缸，你以为在高校就可以一尘不染了么？我不是要你做那些下三烂的事情，可是有能力，更要秀给别人看，否则有什么用？我们不偷，不抢，起码可以争吧！

大业：行了行了，你小声点，还在车上……

[千羽沉默下来，掉头望着窗外。灯光渐暗，千羽站起，开始独白。]

千羽：我叫陈千羽。两年前我从学校毕业，去了深圳。和所有的白领一样，我淹没在钢筋森林中，接电话、打字、开会、接待客户……就像一个陀螺，我只有不停地旋转，旋转。只有在深夜回到空荡荡的房间，孤独和思念才会像潮水一般向我涌来，让我窒息。大业是个好人。他家在穷乡僻壤，连大客车都进不去，可他拼出来了，带着农村人的质朴和坚强。宽厚的肩膀，总让我感觉安全；温暖的怀抱，接纳我所有的任性。可是，他太好了，好到像个永

远长不大的孩子，裸露着一颗天真的心，任风吹，任雨打，没有埋怨，甚至是没有反应。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恨铁不成钢的母亲，耐着性子苦口婆心地在旁边教着、劝着，希望有一天他能长大，懂得保护自己，懂得反抗。可是，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失望。毕业的时候，他求我留在身边，可我拒绝了。我渴望走出被童话包围的象牙塔，渴望看看真切的世界，哪怕有再多的丑恶，我也愿意承受。大业留在了学校，可是我必须离开他，我要让他知道，这个世上没有世外桃源，只有勇敢承受，才能够长大。只有等他长大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属于我们的家。我攒了一年的公假来看他，希望看到他的改变。但，改变在哪里？吴大业，你还要我等多久？我烦了，我累了，你知道吗？

[灯光亮起，月台上展现吴大业与陈千羽毕业离别时的场景]

大业：小羽，你真的要走吗？真的考虑好了？

千羽：对，我要走，我必须走。

大业：我知道，在深圳当白领可以赚更多钱。可我们要的不是钱，是彼此相守，不是吗？

千羽：大业，和你说了这么多，怎么你还是不明白？不是为了钱！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选择，就像你选择留在学校一样。

大业：好吧，我支持你的选择……

千羽：大业，听我说。就把离别当成一次考验，如果我们真的深爱对方，距离、时间都不应该成为障碍，对吗？

大业：好吧……

千羽：答应我，别再当老好人了，该争的东西就去争，知道吗？

大业：我还待学校里，教教书而已，争什么？

千羽：以后不再是学生了，就算是教书，该有的权利也要争的。

大业：既然是权利，自然会给我的嘛！

千羽：你永远都是这样，只会埋头干活，不声不响。到头来，权利都被那些在旁边纳凉聊天的家伙给夺走！

大业：好好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……

千羽：别嫌我罗嗦，我真是为你好，为我们的将来好。

大业：我明白，我会努力的！（伸手指发誓状）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天天向上，努力拼搏，为了吴大业和陈千羽的美好生活而奋斗！

[两人紧紧相拥。灯光渐暗]

『扮演房东的演员上场，边分发传单边走过场』

房东：这里，就是你们的避风港；这里，就是你们的伊甸园！来吧，同学们，你的地盘你做主！怡家日租房，试营业期间举行大优惠活动，凡租一日者打八折，一星期以上七五折，一月以上者还可打

七折……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，怡家日租房……

第二幕 相亲

【舞台上依旧摆四把椅子，表示三间相邻的日租房。演员甲和演员乙分坐在第一和第四把椅子上，扮演兰心和萧遥。】

【一演员扮房东上，扮演吴大业和陈千羽的两位演员随后】

房东：我跟你们说，这一带的日租房就属我最便宜啦！你去其他家随便问问，哪有我这个价！

大业：可现在又不是节假日，怎么说也得多打点折吧！

房东：哎呀，我这里啊不是节假日也好多人抢着住。（走至第二间房间门口，即空着的第二、三把椅子所组成的空间）呐，你看，隔壁这间住的女孩子是准备考试的，租快两月了。这边的这间呢，是个男同学，一租就是半年！我这里价格低，环境也好……（开门状）你随便看，包你满意！

【大业四处查看状，千羽铁着脸站在一旁】

房东：你看这空调、彩电、热水器，齐全得很！不比那酒店差！还有这个床上的被褥啊枕套啊，也都是洗干净刚铺上的，绝对卫生！

大业：条件是还行，就是价钱能不能……

房东：哎哟，我这里还是海景房呢，这价钱够低啦！你开窗看看，大海看得多清楚的……

大业：那我换个没海景的，是不是可以……

千羽：行了行了，就这间。（掏钱状）没什么事麻烦你先出去。

房东：哟，还是小姐爽快。好好好，那你们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……

大业：小羽……

【千羽重重地扔下行李，定格，射灯暗。】

房东：（正欲往台下走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转身作敲门状）同学！同学！

兰心：（边接电话边开门，不耐烦地）什么事？

房东：我说同学，你还住不住了下个月？

兰心：（对着电话，气愤地）跟你说了我不去，用不着替我操心！我怎么么了，我一个人也……

房东：诶，同学！同学！我说……

兰心：（被打断）你说什么事？

房东：我问你下个月还住不住啊？

兰心：住啊！

房东：那你这个月的房租还欠着啊！我跟你讲哦，现在什么都涨价，水费啊，电费啊……

兰心：我又没说不交，不过是拖两天……喂，爸，我在听……我管他什么局长儿子，关我什么事啊！公子哥儿一个！我……

房东：诶，同学，下个月要住的话，要把这两个月的钱的交齐啊！不是

我要为难你们，实在是……

兰心：好好好，我知道了啊！（试图关门）什么？说定了？爸，你能不能有一次先问问我再做决定？

房东：其实啊，我也不想一直来敲你们的门。学生嘛，一个人在外头，都不容易……（见门关上，讪讪地转身，再敲萧遥的门）小伙子，小伙子！

萧遥：（睡眼惺忪、蓬头垢面地开门）什么事啊大叔？外边怎么这么吵？

房东：哎呀，这个点还睡觉！我都快吃晚饭啦！你们这些年轻人哦，老是白天当晚上，晚上当白天，这样对身体健康可不好的……

萧遥：到底啥事啊？不说我接着睡了啊！

房东：诶，是这样啦！那个……你不是交了半年的房租吗？

萧遥：是啊，怎么啦？

房东：转眼这半年就到期啦，正好也有人想来看房，我想问你……

萧遥：我还住呢，看什么房！这样，我一会叫我妈打你卡上，行了吧！催这么紧，离半年还有一两礼拜呢……

房东：诶，小伙子，你是还没赚钱不知道啊！现在物价都上涨了，什么水费啊，电费啊……

萧遥：得得得，就这么着了啊！（关门）

房东：（讪讪地边说边离场）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忙什么啊，我话都还没说完……

〔兰心和萧遥在不同的房间内同时表演，形成两个不同表演区〕

兰心：相亲！相亲！就知道叫我相亲！

萧遥：喂，妈，是我，萧遥。

兰心：像个贴了标签的商品，放在货架上，任君挑选！

萧遥：那个啥，给我卡上打个三四千的吧，刚才房东催房租啦！

兰心：男性，五官端正，四肢健全，年龄不限，身高不限。这就是我爸给定的择偶标准。

萧遥：哎呀，我这不正找着呢嘛！跟你说了，宿舍里又挤又乱，我没法安心找工作！这儿？这儿方便着呢！有得上网，离公车站还近。

兰心：如果没有感情，没有过程，结婚又有什么意义？只是为了抢到一个不再被人嘲笑的挡箭牌？

萧遥：妈，我跟你讲，这找工作就像相亲一样，两边把各自的条件一谈，能接受就接受，不能接受拉倒！我还能拿刀绑架人家不成？

兰心：我想读完博士，在高校里找一份清静的工作，教教课，看看书。工资不多，但养得起自己，不用靠任何人。心静如水，怡然自得……

萧遥：我这不是逃避！您不懂！是是是，他们是比我早找到工作，可是像娘们一样勾心斗角，尽使些下三烂的把戏，我就不希得学！

兰心：可是，没有人听我说这些！没有人！这个世俗愚蠢的世界，只会对我说两个字——嫁人！

萧遥：行了行了，就当我先向您借的钱行不？放心，我绝对饿不死！
（挂掉电话）这是个多么庸俗空洞的世界，空到只剩下一个字——钱！

〔灯光突暗。以下形成两个表演区，左边是兰心相亲的场景，右边是萧遥去招聘会的场景。两边各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。〕

〔左表演区灯光渐亮，一演员扮男人A坐在桌子一边的椅子上。这是个大叔级的人物，看得出特意穿了西装，可黑色西装竟搭了条亮桔色的领带，还有些皱巴巴的。一口闽南腔的普通话，健谈的样子。〕

〔兰心入场，看到对方愣了一下，慢慢坐在另一把椅子上，显得十分不自在〕

男人A：来啦！

兰心：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

男人A：没事没事，没多久，没多久。

〔一阵尴尬的沉默〕

男人A：我叫陈旺，自己开了公司当老板。今年37岁。年纪是大了一点，不过大了可靠嘛！

兰心：你好，我叫刘兰心。

男人A：听说你还在学校里读书啊？

兰心：对，（加重语气）我准备读博士。

男人A：（愣了一下）博士，好厉害啊！一看就是才女，才女！

兰心：客气，客气。

男人A：跟你说，我最喜欢跟有文化有层次的人交朋友。别看我是做生意的，可我跟那些只知道数钱的人不一样！有句话怎么说的……现在是这个……这个知识经济嘛！知识最重要！

兰心：……（微笑，不置可否）

男人A：其实我这个人，最喜欢的就是看书，什么洗脚啊唱歌啊的都不喜欢！就喜欢安静！我家里的PD（“CD”），那放的都是交响乐！那个什么芬……那个……

兰心：贝多芬。

男人A：对对对，贝多芬！哎呀，这个听的太多了，都混起来了！还有那个也是什么芬……什么奇的……

兰心：达芬奇。

男人A：是是是，就他！哎呀，他的音乐也好听啊，唱那个什么……哦，我的太阳！哎呀，太好听了呀！

兰心：（忍不住笑了出来）是啊，看样子是听了不少！

男人A：（越发起劲地）别人有点钱就炒股票啊，买房子啊，我不！那太俗！我喜欢旅游，什么巴黎啊伦敦啊，都去转过！人家那地方漂亮，有文化！

兰心：那你去过开罗吗？德国的首都，也很漂亮的。

男人A：去过啊，怎么没去过！德国嘛！开罗，开罗，开大眼界啰！

兰心：（笑得捂住肚子）真有本事，去这么多地方！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早点回去……

男人A：不用急啊，我等下开车送你回学校！聊得这么开心，我们去吃西餐好不好？可以再聊一会！我就喜欢西餐，不像中餐那样，又油又腻，没啥情调！来来来，车就在外面，走吧走吧，刘小姐不要客气！

〔兰心被迫跟着往门外走。男人A掏出手机〕

男人A：喂，阿东啊！我问你啊，这个自强路附近哪个肯德基最近啊？啊？怎么走？

〔灯光突暗。右边表演区的灯光渐亮，一演员扮公司招聘员A，坐桌子旁一椅子上。〕

〔萧遥入场，手夹一袋简历，坐在对面另一张椅子上。〕

萧遥：您好！我叫萧遥，想应聘到贵公司，这是我的简历。

招聘员A：（漫不经心，头也不抬地）嗯，放桌上吧！

萧遥：……（欲走还留）

招聘员A：还有什么事吗？

萧遥：我真的很喜欢贵公司的工作环境，对我的能力也是一种挑战。而且……

招聘员A：如果我们看了你的简历觉得合适，自然会给你打电话通知面试。

萧遥：（像背诵一样）我中学时就是尖子生，还跳过级。我年轻，有冲劲，不怕累！在学校里成绩优异，得过奖学金，三证齐全。有英语四级、计算机二级……

招聘员A：当过学生干部吗？

萧遥：什么？

招聘员A：我问你，有没有当过学生干部？

萧遥：那个……很重要吗？

招聘员A：现在是个大学生就能拿出一堆证书来，跟砖头一样厚。我们看的不是你书读得好不好，是有没有实际的管理能力，懂不懂？

萧遥：当了学生干部，就有管理能力了？

招聘员A：那当然，起码有过实践，有过锻炼嘛！

萧遥：那我还真是不稀罕当您所谓的学生干部。就一个字，假！

招聘员A：嘿，我说你是来应聘的吗？还跟我杠上了！

萧遥：不好意思，打搅您！我的资质看来是够不上贵公司了，再见！

（拿回简历，潇洒地转身）

招聘员A：哎呀，这小子牛个什么劲呐！

[灯光突暗。片刻，两表演区灯光同时亮起，两边表演同时进行。]

[一演员扮男人B上，与兰心同时坐在左边桌子的两旁。这是个戴着厚厚眼镜、目光呆滞、装扮邋遢的男博士后，稍微有些口吃。萧遥和招聘员B坐在右边桌子的两旁，又一次不愉快的应聘开始了。]

兰心：你好，我叫刘兰心。来晚了，不好意思。

萧遥：你好，我叫萧遥。这是我的简历。

男人B：你……你……你好，刘同学。我……我叫郑航。

招聘员B：（拿起简历）萧遥？嘿，这名字起得好！

兰心：听说你在学校里读博士后？

男人B：是……是的。

萧遥：贵公司是广告界的名牌企业，慕名已久的。很希望能够加盟贵公司，发挥我的才能。

招聘员B：我们公司是大型企业，特别重视引进人才。不过，这个质量关还是要严把的。

兰心：有意思么，读博士后？

男人B：还……还……还好。

兰心：哦！

招聘员B：你是福建人？

萧遥：对。

招聘员B：父亲在省委宣传部？

萧遥：对，怎么啦？

男人B：我……我今年33岁。还……还没工作，不过明年读完博士后应该……

兰心：我不关心这个。

男人B：哦！

兰心：我们都在这个校园里待过好多年，来聊聊学校好不好？

男人B：聊……聊什么？

招聘员B：随便聊聊嘛，你父亲在宣传部做什么工作？

萧遥：我父亲做什么工作，和我应聘有关系吗？这有什么可聊的！

招聘员B：（转向观众，自白）烧香就得看佛，再牛的企业也得跟宣传部门搞好关系，不多留个心眼不行！

兰心：聊聊校园，聊聊书，聊聊和同学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，聊聊……

男人B：对不起！我妈……我妈让我问你，今年是多大？

招聘员B：怎么没有关系呢，所有的素质，我们都要综合考察嘛！

萧遥：那要是我告诉你，我爸就一个干事，没有啥一官半职呢？

兰心：回去告诉你妈妈，我今年31，准备考博士！还有什么要问的？

男人B：那个……我妈说……我妈说……

兰心：你妈说，超过30的就不考虑，要的就是23、24的妙龄少女，对吧？

招聘员B：你这是什么态度！是你应聘呢还是我应聘！

萧遥：我就想问问，贵公司对人才的标准，到底是干得好呢，还是生得好？

男人B：不……不……不是那个……那个意……意思！我妈说……说……

兰心：是你想找对象，还是你妈妈在找对象？你妈的择偶标准，到底是生得好呢，还是生得小？

招聘员B：我们公司是大型企业，大品牌，重视的是能力，是……

萧遥：是是是，这能力也分好几种，我知道。

招聘员B：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，来砸场子的啊！

男人B：不是……不是……那个……个……

兰心：乖孩子，回去告诉你妈妈，今天我恐怕要让她失望！怪我没晚生几年，对不起！（拂袖而去）

男人B：不……不……不是……

萧遥：怪我没摊上个好爹，还是没能力不是！让您失望了，对不起！这简历还挺厚，您拿来垫桌子吧！再见！（潇洒离去）

招聘员B：岂有此理！现在的大学生怎么这素质！简直……简直……

[两表演区灯光同时暗下，扮演房东的演员分发传单走过场]

房东：这里，就是你们的避风港；这里，就是你们的伊甸园！来吧，同学们，你的地盘你做主！怡家日租房，试营业期间举行大优惠活动，凡租一日者打八折，一星期以上七五折，一月以上者还可打七折……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，怡家日租房……

第三幕 抉择

[灯光渐亮。舞台上响起张靓颖的歌曲《我们说好的》。一对男女演员在月台表演区，随着歌声翩然起舞。舞台中央，其他演员正忙碌地搬上道具，扮演吴大业和陈千羽的两名演员准备就位，默背台词。]

《我们说好的》：

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

城市当背景的海市蜃楼

我们像分隔成一整个宇宙

再见都化作乌有

我们说好决不放开相互牵的手

可现实说过有爱还不够

走到分岔的路口

你向左我向右

我们都倔强地不曾回头

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

时间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

人群中再次邂逅

你变得那么瘦

我还是沦陷在你的眼眸

[音乐止。月台舞蹈结束，射灯渐亮。舞台正中是两把椅子，一张桌子，想象为一间简陋狭小的日租房。吴陈两人对坐，吴想为陈削个苹果。]

大业：累了吧！我给你削个苹果吃！

千羽：一进房你就忙着忙那，能不能看着我，好好陪我说会儿话？

大业：我这不一直听着嘛！

千羽：大业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有点急……

大业：没事，我知道你来回地跑，累了。（轻轻地捏着千羽的手）

千羽：我们有多久没见了？

大业：从春节去你家算起，半年了吧！

千羽：除了瘦点，你还是一点都没变。你看我呢？

大业：你……你变漂亮了，成熟了。

千羽：你是说老气了吧？

大业：不是不是，怎么会呢！

千羽：当然了，怎么可能不老。努力适应工作，适应社会，适应孤独。把自己变成一个麻木的机器……

大业：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不辞掉，回到这里？你可以继续读书，或者找一份清闲的工作！

千羽：别傻了，走出去了，怎么可以轻易地退回来？其实，当白领对我来说还是富有挑战性的。就像一个密封的罐头，越是坚不可摧，我就越想把它打开。或许这种无聊低级的工作再熬一阵，“罐头”就打开了呢！你知道吗？上礼拜我们公司老板第一次夸我有想法，有创见，不像公关部那些个花瓶……

大业：可是小羽，为了开这个罐头，你要付出健康，付出快乐，值得吗？

千羽：我……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这个罐头能给我挑战，更能让我裹腹。不，是更多更多的安全感。那是一种踏踏实实的，握在手中的安全感。

大业：可是小羽……

千羽：怎么？

大业：你忘了吗？你说过的，只有我在身边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安全。

难道……难道现在，我还比不上这个罐头？

千羽：（苦笑）大业，你觉得和你挤在这个又破又暗的日租房里，我会更安全吗？

大业：（一时语塞，递过苹果）吃吧……

[定格。月台灯光渐亮，两演员肩并肩坐在月台处，背对观众。他们是大业和千羽往昔的背影。台上的大业和千羽绝望地看着他们，听着他们的对话。]

原千羽：今晚的月色好美！

原大业：是啊！

原千羽：月亮好圆，好亮，仿佛要把我们融化……

原大业：（紧紧地拥着小羽）起风了，冷吗？

原千羽：不冷。我有这么厚的棉被，就是到北极也不冷！

原大业：什么棉被？

原千羽：傻瓜，就是你啊！

原大业：呵呵，那我还想变成棉手套、棉袜子，这样冬天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手脚冰凉了。

原千羽：大业。

原大业：嗯？

原千羽：你说，我们俩将来会在哪里生活？

原大业：管它在哪儿，只要我们一起。

原千羽：对，只要我们一起，在哪儿都会幸福的。

原大业：当然！

原千羽：那你要答应我，当我一辈子的棉被哦！

原大业：何止是棉被，还是棉手套、棉袜子，是保暖全套！

原千羽：哈哈！那你这么怕热，我就当清凉全套吧！

原大业：哦，那我们就冬暖夏凉啦，四季无忧！

原千羽：对，四季无忧！

【会心微笑，两人的背影紧紧相拥。】

千羽：够了够了！

【月台灯光急暗】

大业：什么够了？小羽，你哪里不舒服么？

千羽：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！

大业：准是累的吧……哎呀！你瞧我这记性！

千羽：怎么了？

大业：昨天上完课我顺道去买了两张今天的电影票，刚刚上映的新片，你准喜欢！

千羽：（默默地接过电影票放在一旁，心事重重）哦！

大业：怎么了？以前一说看电影，你可是立马对我唱赞歌的哦！快点

啊，我等着呢！（亲昵地把耳朵贴到千羽嘴边）

千羽：大业，别闹了！

大业：怎么了？

千羽：我……我心里有点烦……

大业：就是因为有点烦，才要去看看电影散散心嘛！

千羽：每次吵了架，你总是用这招哄我……

大业：嘿嘿，还是我家小羽聪明，这样都被看穿了！走走走，带陈千羽大小姐观赏电影去咯！

千羽：够了，大业，你放开我！

大业：到底怎么了？

千羽：每次都是这样！我们之间出了问题，你永远都不会想着怎么解决，就知道嬉皮笑脸地找个理由搪塞我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！

大业：这不是好好的嘛，你又发什么脾气？

千羽：吵架、和好、逃避，吵架、和好、逃避，我已经受够了这种没有尽头的循环！除了拖延时间，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！

大业：（好脾气地哄着）好好好，那你想解决什么？今天咱哪也不去，把问题全解决了，好不好？

千羽：你听我说，我这次来，只想好好地跟你谈谈……

大业：谈什么？

千羽：你知道该谈什么。

大业：有话就说吧，我听着就是了。

千羽：大业，你知道吗？春节你去完我家后，我爸就常常问起我们的事。

大业：我们的事？

千羽：他……他很希望我们早一点安定下来……

大业：难道我不想早点攒下钱，早点分房子，早点给你一个家吗？可是小羽，我解释过好多遍了，我们都刚刚毕业，白手起家……

千羽：可我怎么听说，和我们一起毕业的华子，已经分到一套单身公寓？

大业：那是……那是他……

千羽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是一起被系里边留下的吧？

大业：对……可是他是抢了人家林老师的名额！

千羽：林老师？

大业：也是青年教师，调过来三四年了，今年本来说好了给他名额，结果还被华子给抢了！人家老婆孩子在老家，都没办法过来……

千羽：（冷冷地）可我觉得，华子没有错。

大业：什么？小羽……

千羽：大业，麻烦你睁大眼睛瞧瞧好不好？在你周围的这个世界，不是个伊甸园！弱肉强食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法则。这两年，我看的多了，听的多了，才真正明白，强的含义，绝不仅仅指个人的智商和能力。

大业：那还指什么？

千羽：还有自我表现，自我推销，自我争取！

大业：你说的争取，就是把别人拥有的东西抢过来吗？

千羽：如果树上就那么几个苹果，轮不到你去摘，就只能从别人那里抢一个过来。不饿死，这是底线。

大业：可是要我在别人饥饿的呻吟声中大嚼大咽，那我就是办不到。

千羽：那你只能跟着别人呻吟直至饿死，难道这有任何好处吗？良心，除了能感动你自己，感动不了任何人！

大业：够了！小羽，你怎么变得……变得让我……

千羽：是的，我变了。变成了一个让你不耻的庸俗的、市侩的、冷血的女人！这就是我这两年的最大收获！（忍不住哭出声来）

大业：你！！

【定格。两演员再次上台，肩并肩坐在月台处，背对观众。重复上一次的场景。】

原千羽：今晚的月色好美！

原大业：是啊！

原千羽：月亮好圆，好亮，仿佛要把我们融化……

大业：（冲上前来，大喊）行了，别说了！

原大业：（紧紧地拥着小羽）起风了，冷吗？

原千羽：不冷。我有这么厚的棉被，就是到北极也不冷！

原大业：什么棉被？

原千羽：傻瓜，就是你啊！

原大业：呵呵，那我还想变成棉手套、棉袜子，这样冬天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手脚冰凉了。

千羽：（哭泣着捂住耳朵）我不想听！不想听！不想听！

原千羽：大业。

原大业：嗯？

原千羽：你说，我们俩将来会在哪里生活？

原大业：管它在哪儿，只要我们在一起。

原千羽：对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在哪儿都会幸福的。

原大业：当然！

大业：（暴怒地）滚开！你们给我滚开！

原千羽：那你要答应我，当我一辈子的棉被哦！

原大业：何止是棉被，还是棉手套、棉袜子，是保暖全套！

原千羽：哈哈！那你这么怕热，我就当清凉全套吧！

原大业：哦，那我们就冬暖夏凉啦，四季无忧！

原千羽：对，四季无忧！

千羽：不要再说了！求你们，不要再说了！！

【月台灯光突暗，背影隐去。舞台上的两个人怅然若失，回到座位上。】

大业：小羽，别哭了……

千羽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为什么……

大业：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应该知道我吴大业是个什么样的人！我能吃苦，有决心，也不是没有科研能力，只要再过几年，我一定可以……

千羽：再过几年？是一年，还是十年？

大业：这……

千羽：在这个社会，能够成功的永远不是善于为自己编织童话的人……

大业：为什么你就是不能相信我？

千羽：你要我怎么相信？在纸上给我画一幢大房子带回去幻想，还是写一张保证书让我贴在墙上？

大业：你要我怎么说……

千羽：大业，你知道的，从医院化疗回来以后，我爸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了……

大业：我知道，你是他的独生女……

千羽：最近他常跟我说，梦到我穿着婚纱给他敬茶，梦见你亲热地叫他爸爸，他笑着笑着就笑醒了……

大业：小羽，别说了！你说吧，想怎么办？

千羽：大业……如果有一个更能证明你的机会，你会接受吗？

大业：什么意思？

千羽：我来之前，苏俊曾经跟我说，他爸那家银行今年要招人。

大业：苏俊？你同公司那个师兄？

千羽：对。

大业：（冷笑）他对你可真够关心的，连我的事也要操心。

千羽：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
大业：没什么意思，多谢他的关心嘛！当初也是他把你介绍到同一个公司的，对吧？

千羽：那又怎么了？你别话中有话！

大业：真没什么，我真心实意地谢谢他，一直替我在身边照顾你。

千羽：我现在是在说你的事情！人家是真心想我们，干嘛把话说得这么酸？

大业：真心帮我们？

千羽：当然。他爸在银行里当副总，一看你的专业和成果都很满意。只要你愿意去考试……

大业：你替我投了简历？

千羽：只是通过苏俊拿给他爸看看。你听我说，苏总答应了，你去考试的话就只是走个形式，聘用是可以打包票的！

大业：（苦笑）……

千羽：那……你的意思呢？

大业：你什么都帮我决定了，还让我说什么？

千羽：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

大业：你觉得我应该答应吗？

千羽：我……

大业：小羽，你觉得我应该放弃自己喜爱的教学工作，去银行和你一样当一台麻木的机器么？

千羽：可是……

大业：可是这样就可以早点建起我们的家，哪怕是一个完全用钱堆起来的家，对吗？

千羽：够了！你知道我是为你好！

大业：是，这样是可以很快让我们安定下来。可是安定下来的只是一个空洞的躯壳，不是我们的心，更不是我们的爱情！

千羽：我只知道，如果连一个躯壳都无处安身，什么理想，什么爱情，都只能是飘在空中的泡沫！

大业：（痛苦地抱住头）……

千羽：我……我也不是要你现在就做决定，可以先考虑考虑的……

大业：不用考虑了，小羽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的决定。

千羽：你……

大业：我不会离开学校，不会去银行上班。原因很简单，那里不是我想待的地方。

千羽：我我我！在你心里永远只有我，没有我们！

【月台灯光亮起，两位饰演背影的演员再一次重复闪回情景，两个表演区同时进行表演】

大业：如果你觉得我吴大业是一个自私的人，那我们九年来的恋爱，就是一个天大的失败！

原千羽：今晚的月色好美！

原大业：是啊！

千羽：你说得没错，这九年就是一个失败！如果是没有未来的恋爱，不是失败还是什么？！

原千羽：月亮好圆，好亮，仿佛要把我们融化……

大业：九年前我就向你发过誓，要给你一个未来，踏踏实实的未来！九年后我的誓言没有变，可你却变了，变得毫无信任！

千羽：那是因为那个誓言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谎言，它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我，嘲笑着我！它像一条铁链，牢牢地锁住了我！我哭着说我疼了，我累了，可它只会狞笑着越扭越紧，直到把我窒息！

原大业：（紧紧地拥着小羽）起风了，冷吗？

原千羽：不冷。我有这么厚的棉被，就是到北极也不冷！

原大业：什么棉被？

原千羽：傻瓜，就是你啊！

大业：千羽，我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。短短的两年分离，就胜过我们七年来的厮守。

原大业：呵呵，那我还想变成棉手套、棉袜子，这样冬天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手脚冰凉了。

千羽：我不为这两年感到后悔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！它让我看清了我自己，更看清了我们俩。它狠狠地戳破了七年苦心经营的谎言，很痛，可是让我更加清醒！

原千羽：大业。

原大业：嗯？

原千羽：你说，我们俩将来会在哪里生活？

大业：（叹气，沉默）……其实在你来之前，已经打算好了，对吗？

千羽：（低声哭泣）……

原大业：管它在哪儿，只要我们在一起。

原千羽：对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在哪儿都会幸福的。

原大业：当然！

大业：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宁愿你不要来，不要来戳穿我这个骗子……

千羽：我……

原千羽：那你要答应我，当我一辈子的棉被哦！

原大业：何止是棉被，还是棉手套、棉袜子，是保暖全套！

原千羽：哈哈！那你这么怕热，我就当清凉全套吧！

大业：小羽，如果你觉得太难说出口，就让我来说吧！

千羽：（哭泣）……

原大业：哦，那我们就冬暖夏凉，四季无忧啦！

原千羽：对，四季无忧！

大业：到此为止，我们分手吧！（颓丧地走出房间，下场。）

【《我们说好的》歌声再次响起，舞台上只剩下陈千羽痛哭的身影。灯光渐暗。在歌声中，扮演房东的演员再次上场，重复走过场的情景】

房东：这里，就是你们的避风港；这里，就是你们的伊甸园！来吧，同

学们，你的地盘你做主！怡家日租房，试营业期间举行大优惠活动，凡租一日者打八折，一星期以上七五折，一月以上者还可打七折……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，怡家日租房……

第四幕 隐私

【灯光渐亮。三间日租房在舞台上同时展现，从左到右分别是兰心、大业和千羽、萧遥的房间。此时已近深夜，大业和千羽的房间暗着，兰心和萧遥的房间仍亮着灯。萧遥在电脑游戏上奋战正酣，兰心在为考博挑灯夜读。一切看起来似乎很平静。渐渐地，大业和千羽的房间传出弹簧床有节奏的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，似乎还有女人的呻吟和啜泣声。毫无隔音效果的日租房，使这种声音显得格外尖锐。】

兰心：鲁迅在《坟》当中提到……（被弹簧床的声音打扰，无法背诵）提到……（摔下书本）才清净两天，又来了！明知道这破房子是不隔音的！（站起，在房间里焦躁地走动）鲁迅在《坟》中说过……那个……（实在无法专心，拿起耳机，声音却越来越大，让她无处逃遁）现在的人，怎么都跟野兽一样！难道除了这种龌龊的事，就没有什么能做的吗？这是公共场合，又不是他家！怎么就不知道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！过两天就要考试了，还有一堆没复习的，这可叫人怎么办啊！

〔第三间房里的萧遥，显然也注意到了声音。他疑惑地想了想，突然像打了兴奋剂似地跳了起来，把耳朵贴在墙上，来回寻找着声源。〕

萧遥：嘿！好么！又有好戏了！

〔寻找不到声源，急得满屋子乱转。突然找到一个杯子。他激动地抓起杯子，把杯口贴在墙上，继续窃听。渐渐地，他的呼吸也急促起来。〕

〔此时在两间亮着的日租房里，形成了两幕生动的默剧。一边是兰心焦虑地捂住耳朵，在房间里来回转圈。另一边是萧遥拿着杯子，趴在墙壁上一动不动，津津有味地听着。突然，声音嘎然而止。兰心如释重负，萧遥则失望地跌坐在地上。〕

〔两间日租房的灯光突暗，大业和千羽房间的灯光渐亮。〕

大业：喝水么？

千羽：不用。

大业：那我再去买点宵夜？

千羽：……（发呆，两眼迷朦）

大业：小羽？

千羽：嗯？什么？

大业：对不起……

千羽：是我对不起……

大业：不不不，是我不对，是我混蛋！我……

千羽：我们刚刚都有些醉了，对么？

大业：是有些醉……

千羽：醉得忘记我们已经……

大业：已经分手。

千羽：大业，你会恨我吗？

大业：恨你？恨你什么？

千羽：恨我为了钱，为了自己有个好归宿，放弃了你……

大业：（苦笑着）不，不是恨，是无奈。

千羽：无奈？

大业：就好象放风筝，线断了，你只能徒劳地看着它飞远，别无他法。

千羽：可我并不想，大业，我不想的！我……

大业：你说得没错。这个社会不需要好人，需要的是适者生存。我被淘汰了，这是生存法则。

千羽：（沉默片刻，突然地）大业，我是愿意等的。我可以等，现在也可以！只要……只要你给我一个期限……一个实实在在的期限！

大业：怎么给？给你一张白条，上面写着“两年后为陈千羽买一栋房子”？还是给你一张空头支票，上面写着两百万，十年后兑现？

千羽：不是……不是……

大业：我什么也给不了你，小羽！我一无所有……

千羽：别说了，大业！你很好，真的很好，是我的错，全是我的错！

大业：你有什么错呢？你也只是一个渴望安定、渴望家庭的女孩罢了，和千千万万的女孩一样。

千羽：可我不想让你觉得，陈千羽就是一个庸俗拜金、贪图享乐的女人！我不是！大业，九年了，你知道我不是！我只是……我只是看清楚了一些东西，想通了一些道理。如果社会不能改变自己来接纳你，那就只有你改变自己来接纳社会。

大业：可是这种改变叫我痛苦，于是我选择了拒绝，选择了逃避，变成一个懦夫。

千羽：大业，别说了，我难受……

大业：是啊，说这些干什么！说好了今天要好好吃最后一餐的。

千羽：最后一餐……

大业：来，我们干杯！（不等千羽应答，一饮而尽。又为自己倒了杯红酒喝下。）

千羽：大业……别再喝了，刚才已经喝多了……

大业：你不知道，我今天挺高兴的。真的，好久没有这么放松的感觉了。这两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，在你面前隐藏我的胆怯和自卑，避开所有触发我们争吵的可能。现在，舒服多了。

千羽：……（将自己杯中的红酒喝下，泪流满面）

大业：小羽，可不可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？

千羽：什么？

大业：你回去之后，会接受他吗？

千羽：谁？

大业：苏俊。你那个师兄。

千羽：怎么会！你怎么……

大业：小羽，他不是个可靠的人，把你交给他，我不放心。

千羽：你该不会以为我是先接受了他，再来和你提分手的吧？

大业：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
千羽：如果你那么想，那我陈千羽在你心中，就真是一钱不值了。

大业：不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女孩。只是……你总是把自己武装得无比坚强无比独立，可我知道，你内心也只是个脆弱的小女孩，需要一个男人真心真意地保护你。这个人已经不可能是我，可我不想你受伤。

千羽：（苦笑）我曾经那么确信，那个男人就是你……

大业：对不起，小羽。如果能为你做任何补偿……

千羽：（歇斯底里地）我不需要！我不需要！我要的不是施舍，不是补偿！我只是要一个我爱的人，给我一个家，为什么这么难！为什么！（失声痛哭，奔下）

大业：小羽，你听我说！小羽……（追下）

【射灯暗下】

【兰心房间的灯渐亮，保持昏暗光线，表示回忆的空间。被刚才的声音所困扰，她早已没了专心复习的心绪。缓缓地，她从书中拿出了一只旧得有些发黄的千纸鹤，陷入沉思。】

【一演员扮志君上场，他是兰心曾经相恋多年的男友。】

志君：兰心，千纸鹤已经这么旧，该扔了。

兰心：志君！（匆匆地收起纸鹤）我……我还是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。

志君：你总爱钻牛角尖，和自己过不去。

兰心：我就是想问你，当初为什么不辞而别？

志君：我在短信里说得很清楚，不是么？

兰心：什么叫“你是一个可以欣赏的女人，却不是适合的伴侣？”

志君：兰心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可能读不懂？换句话说吧，我配不上你。

兰心：又是这句话！我不听，我不想听！什么叫配不上？什么叫高攀？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要你为我改变什么！

志君：是的，你没有要求过我，只会不断地要求自己。

兰心：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喜欢读书，喜欢校园。我所做的，只是忠于我自己。

志君：可是对爱情和婚姻而言，一个人忠于自己，就注定另一个人要牺牲自己。

兰心：（冷笑地）好吧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牺牲的人应该是我，而不是你？

志君：因为……因为……

兰心：因为我是女人，你是男人。

志君：我不想再争论这个问题！

兰心：志君，同样是三年，你为什么不能再等一次？

志君：兰心，我说过多少次，这不是时间的问题！

兰心：那是什么问题？面子的问题？尊严的问题？一个女硕士可以接受，换了女博士却娶不得了？这是什么逻辑？

志君：好吧，我承认我是个懦夫，我不愿意供着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婆，更不想被人叫做“博士后”，一个博士老婆背后的男人！

兰心：就因为一个头衔？你爱的应该是我这个人，而不是任何冠于其上的身份，不是么？

志君：对不起，我始终说服不了我自己。我试过一次，给了你三年的时间，可你不知足……

兰心：那你每个月出差，一年调一个地方，从上海到北京，从北京到西安，一年见不上几面，却告诉我应该知足？

志君：兰心，你就是聪明过了头！爱情是不能这么计较的！

兰心：别再用爱情这个冠冕堂皇的字眼搪塞我！别再装出一副施舍者的面孔！如果一个好女人的标准就是放弃理想，放弃自尊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供男人使唤的女仆，我恐怕这辈子都学不来！

志君：你想当圣女贞德，我没有理由阻拦你。所以，我选择逃跑。

兰心：还记得刚认识的时候，你送我这只千纸鹤，翅膀上写着“比翼双飞”。可现在，你却告诉我，“比翼”只是一个幌子，要想“双飞”，必须先折断自己的翅膀……

志君：我的圣女，你不能否认，这个世上你所认为的庸俗的男人，总是占大多数。再多相几次亲，你会更加明白。

兰心：不，如果只有，牺牲爱情才能够使我独立，使我自由，我宁愿一个人……

志君：何苦说这种话自欺欺人？如果真的可以，那你为什么总是想起我，即使是现在？

兰心：我……我……

志君：谁都不能拒绝爱情，不管是男人，还是女人。这你必须承认。

兰心：可是除了爱情，这个世界能给予女人的，却总是少得多。

志君：既然你明白，又何苦跟自己较劲呢？还是把理想放远一点，离现实近一些吧！

兰心：一个女人，要完成理想，就必须改变至少是忘却自己的性别。这是个多么荒谬的结论！

志君：女人太过聪明，没什么好处的……

兰心：我就是当聪明的女人！不管这需要多少的代价！

志君：好吧！继续当你的圣女，我可没这份耐性陪你了，再见……（转身下场）

兰心：（对着离去的背影大喊）我就是当聪明的女人！我不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，绝不！！

【定格。灯光突暗】

【萧遥房间的灯光渐亮，保持昏暗光线，表示回忆的空间。】

萧遥：靠！怎么搞的，这么快就收场了……还真没见过这么一对，一会儿恩爱缠绵，一会儿又哭哭啼啼的，谈恋爱的人有够奇怪！（颓丧地从地上站起，百无聊赖地望着手中的空杯，突然冲到桌前倒满水，仰头喝了两杯）没劲，太没劲了！

〔此时后台传来舍友的议论〕

舍友A：我说萧遥，你别光嘴上会说啊，倒是泡个美眉来实战演习啊！

舍友B：得啦，人家萧遥不像你，是个女的就扑上去，整个一瞎眼狼！

舍友A：嘿！那总好过你们这帮龟孙子，就知道关起门来看毛片！知道这叫什么不？这叫纸上谈兵！

舍友C：就是，也不看看这都啥年头了，拉个小手还打算等一年，人家那美女的孩子都能上街打酱油啦！

舍友B：现在这女孩子也是，完全一严格要求生产效率的资本家！还没怎么着呢，就盘算着啥时见家长，啥时办酒席，啥时生娃娃……

舍友A：哪啊，你那说的都成慈善机构了！这些个资本家精着呢，早早就计算好生产成本啦！能从你那捞到油水的还好说，要是一穷二白？回见吧您哪！

舍友C：所以说啊，反正都当试验品，一块玩玩呗！你空虚她也寂寞，这恋爱谈的就是双赢！

舍友B：得，再说下去萧遥又得嫌咱俗！就让他等着他的七仙女吧！

〔嘲笑声渐响〕

萧遥：俗不可耐！

〔嘲笑声骤停〕

萧遥：这群发了情的公牛，还配嘲笑我？女人么，总会有的！只是现在，还碰不到一个能与我过招的女人。愚不可及、目光短浅，只知道把男人当印钞机，向着男人摇尾乞怜！这些女人，不要也罢！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真他妈的是真理！

〔一女演员扮“黛眉”上，穿着艳俗，举止轻佻。她是萧遥曾经十分热络的网友。〕

黛眉：（媚笑着）真的么？也包括我？

萧遥：“黛眉”？你怎么来了？！

黛眉：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哪次没有出现？

萧遥：可是……可是……

黛眉：那天你怎么没出现？害人家等到大半夜哦！

萧遥：那个……

黛眉：咱们在网上不是都说好，不见不散的吗？我对你这么好，可你……

萧遥：那不是……咳！我这不是在网上闲得无聊，随便开个玩笑嘛！

黛眉：（冷笑地）什么？玩笑？想开玩笑找哪个聊天室不行，偏到“芳闺寂寞”来？知道啥叫“芳闺寂寞”不？亏你还是个大学生……

萧遥：是是是，是我无知……

黛眉：你还无知？我真没看出来！你可是聊天室的常客，情啊爱啊你不用说比谁都溜嘛！忘啦？约出来见面的前一天晚上，咱们在聊天室里可是什么都……

萧遥：得了得了，你想怎么着？

黛眉：那天，其实你去了，对吗？

萧遥：没有！我没去！

黛眉：骗谁啊！你去了，就躲在迎客招待所对面的墙边上。

萧遥：你……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

黛眉：你鼓足了勇气约我出来，可是远远看见我的样子，就溜了，对吧？

萧遥：那可不怪我！我还以为叫“黛眉”的，怎么也有点素养，应该难看不到哪去……

黛眉：嘿！那你是嫌老娘丑了？

萧遥：何止啊！就您这年纪，都快赶上我妈了！

黛眉：哎呀！你这臭小子，还穿着开裆裤呢，倒挑三拣四起来了！有本事你在大学里找小姑娘啊！跑黄色网站干什么！

萧遥：你给我小声点，小声点！

黛眉：（浪笑）哈哈，还怕羞呢！有胆子做没胆子承认啊？我就说，萧遥上黄色网站招妓咯！

萧遥：你！你！你给我闭嘴！闭嘴！！（冲上去欲掐住她的脖子）

〔黛眉急下。房间里还回荡着黛眉的话，越来越响〕

黛眉：萧遥上黄色网站招妓咯！萧遥上黄色网站招妓咯！

萧遥：（捂住耳朵，无助地在房间里打转）住嘴！住嘴！你他妈的给我住嘴！

〔房间的灯光突暗。该幕结束〕

第五幕 意外

【灯光渐亮。舞台上是一排推倒的桌椅，显得十分狼藉。房东和兰心、萧遥围坐在一起，显得十分苦闷，身旁还有两名做笔录的民警。】

民警甲：你是房东？

房东：是我。

民警甲：是你报的案？

房东：对对对！

民警乙：大概几点钟？具体是什么情况？

房东：（几乎哭出声）大概……大概早上六点来钟吧！我起床准备去晨练的，结果就看到到处翻得乱七八糟，藏在床底下的钱全部都不见啦！这可叫人怎么办啊，一分钱也没给我剩……

萧遥：呵！这下好，天天催我们交房租，敢情房租都交给小偷了！

民警甲：还没问你呢，插什么嘴！对了，你六点钟的时候在做什么？

萧遥：我？六点钟？那还用说嘛，当然在睡大头觉了！早上六点钟，我的睡眠时间才刚刚开始呐！

民警乙：那你是几点钟睡的？之前在做什么？

萧遥：我之前一直在打电玩啊，大概打到……打到三四点钟吧！

民警乙：就没听到什么声响？

萧遥：没有啊！我戴着耳机打呢，跟你说，打电玩不把声音调大根本不过瘾！

民警甲：真的？

萧遥：嘿！警察同志，您该不是把我当小偷了吧？我自个的书包和电脑也丢了啊！那哥们也太敬业了，连U盘都不给我留下……

民警乙：那我问你，既然是学生，为什么不在学校里住，一个人跑这里来？

萧遥：这个……

房东：民警同志，应该不会是我的房客干的吧！他们都在这里住好久了，都是学生，而且都很少出门的……

兰心：请问还要问多久？我能不能先走？我赶时间……

民警甲：先走？那怎么行！我们在做笔录，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要问！说说吧，你什么情况？

兰心：我丢了准考证！

民警甲：什么？准考证？

兰心：我……我正打算考博，过两天就考了，准考证放在包里，居然都被偷了！准考证对我很重要，知道吗？我得赶紧去补办，麻烦你们……

民警乙：嘿！头一回见还有人丢准考证比丢钱包紧张的！

兰心：你们不明白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懂吗？懂吗？

民警甲：我们是公事公办，请你配合！你昨晚几点休息的？

兰心：我在复习，大概……大概一点半左右睡的。这样行了吧？

民警甲：那有听到什么声响吗？

兰心：声响？没有没有，我什么也没听见！

萧遥：嘿！我想起来了！

房东：啥？想起啥了？

萧遥：昨晚上隔壁那对情侣吵得挺凶的，那女的哭得有够凄惨！后来俩人都冲出去了……

民警乙：隔壁的情侣？他们是什么人？

房东：这我哪知道！我这里从来不问这个啊！不过看样子，都斯斯文文的，应该不会……

萧遥：这可不好说！说不定是雌雄大盗什么的……

兰心：侦探片看多了吧你，瞎扯什么！

萧遥：嘿！我说小龙女，你的准考证又不是我偷的，干嘛对我横鼻子竖眼的……

民警甲：小龙女？

萧遥：哦，这我自己给她起的外号！传说是来了俩月了，可几乎打不上照面，见面了也不理人，以为自个儿是小龙女呢！

兰心：懒得理你！问完了吧？是不是可以走了？

民警甲：问得差不多了，照这么看，那小偷应该是半夜三四点至六点之间作的案。回去我们立个案，有消息再通知你们！

房东：哎呀，拜托你们了民警同志，一定要帮我要回那笔钱啊！我养老可全靠它呢！眼下这什么都偷光了，连日租房都开不下去……

民警乙：有消息能不通知你们嘛，放心吧！（欲走，突然转身对兰心和萧遥）哦，提醒你们一句，日租房人杂，安全隐患多，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你们是学生，就好好待学校里，不要在这种地方逗留了！（两人下场）

兰心：为什么每次来考试都会出意外，烦死了！

【兰心正准备冲下场，与刚刚上台的吴大业撞了个满怀。】

兰心：哎呀！你这人怎么回事！

大业：（显然已醉酒，脚步踉跄着）小羽？（一把抱住兰心）小羽，别走！求你了，别走……

兰心：什么毛病啊你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
大业：别离开我，别离开我……

【房东和萧遥连忙拉开两人】

房东：哎呀，这一身酒味……

萧遥：准是昨天寻死觅活的那对吧！

兰心：你认错人了先生！我不是什么小羽！

大业：我知道你生我的气。是我没用，小羽，你听我说……

兰心：我赶时间你明白吗？这鬼地方，怎么什么人都有！（挣脱大业的手，奔下）

大业：（颓然地望着兰心的背影）她走了，她真的走了……

房东：来来来，我们先扶他坐下。

【大业瘫在桌旁，喃喃中睡去】

大业：小羽……小羽……别走……

萧遥：八成是分手了！

房东：来往的时候俩人还好好着呢！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……

萧遥：行了大叔，甭郁闷了！

房东：说得倒轻巧！你知道吗，那些钱可是我这几年一点一点攒起来，准备给自己养老的，几万块呐！

萧遥：也是你太葛朗台了，天天跟我们催钱，生怕我们从地球消失一样！其实钱这种东西啊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……

房东：什么台？唉，小伙子，你是还没有经济上的负担，哪里会心疼钱啊！等你工作了以后……

萧遥：怎么每个人都爱跟我唠叨什么“工作了，才知道钱的重要”的屁话？钱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有远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呢！

房东：哦？那你说，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

萧遥：理想！当然是理想！

房东：理想？呵呵！

萧遥：你笑什么？

房东：小伙子，你跟我年轻的时候还真像！

萧遥：啊？

房东：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，满口都是理想。可是……

萧遥：可是什么？

房东：可是自己也不知道，口口声声说的理想，究竟是什么。

萧遥：谁说的！我……

房东：那你说，理想是什么？

萧遥：是……是……反正不是金钱！现在的人都围着钱转，太庸俗了！

房东：小伙子，我没有你们读书多。不过我知道，如果连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没有资格鄙视钱啊！

萧遥：大叔，我倒想问问，你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吗？除了钱？

房东：以前不知道。不过一步一步走过来，也就慢慢知道了……

萧遥：哈！你可别告诉我，日租房就是你想要的事业！看你每天往学校里发那么多传单，工作积极性够高的，都快赶上劳动模范了！

房东：模范不模范的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认认真

真地做，每件事都是一样的。

萧遥：认真了又怎么样？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！

房东：话也不能这么说。虽然这回被偷了，以后多留心就是了。日租房嘛，我还是要开的。趁这次机会，我也正好大干一场！

萧遥：大干一场？

房东：是啊！现在不是流行什么……什么自助酒店嘛！我打算啊，借点钱把这儿重新装修一下，也搞个自助酒店试试！

萧遥：真不明白，怎么就有人这么喜欢瞎折腾！

房东：呵呵，小伙子，做人嘛，图的就是这点热闹！折腾是折腾了，日子也就过得快了……

萧遥：嘿！这理论还挺新鲜！（激动地拍了下桌子）接着说接着说！

大业：（被惊醒了）啊！这是哪儿？

房东：哟！酒醒啦！

大业：（揉揉眼）我……我怎么会在这里……对不起对不起！

房东：你醒了就好！房间里放啥贵重东西了没有？

大业：什么？

萧遥：这儿被偷啦！偷了个底儿朝天！

大业：偷了？（苦笑着）偷就偷了吧！反正也是一无所有……

萧遥：大哥，看你们这动静，闹分手呢吧！

大业：唉……

萧遥：所以说嘛，女人这东西还是少碰为好，永远都不知道她们要什么……

房东：没事没事，不过都是要过的坎，迈过去就好了！

大业：要过的坎？可是真的想迈，就能迈过去么？

萧遥：大叔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儿特别像哲学家！

房东：不过是倚老卖老嘛！谁不是从你们这时候过来的呢？

萧遥：嘿！又要开始细数革命家史了！

大业：大叔，你说说吧，我想听。

房东：不急着走么？

大业：我……我现在还不想回去……

房东：其实吧，我自己觉得，生活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。这一路走来，总有一个又一个的坎要迈过去。每个坎看起来都挺高，或许过了一个还有好多个等着你。可是你越是害怕，越是犹豫，它就越是可怕，把你前边的路挡得严严实实的。能不过吗？不行，因为咱们都会老，都会被推着往前走。所以啊，倒不如狠狠心咬咬牙，管它前边是什么呢，迈过去再说！

萧遥：迈过去再说？

房东：可不是嘛！你们看，小时候还可以依赖爸妈，他们会告诉你该怎

么走。可是大了以后呢？只能靠自己了。可能走路的姿势是对的，可是还没方向感呢！就被孤零零抛在那了，难免会慌了神……

大业：方向感……我一直以为我的方向感很好，可现在……

房东：小伙子，谁天生就有方向感呢！还不都是跌跌撞撞学会的。想当初刚读完高一，就闹文化大革命了，书没得读，要么参军，要么下乡劳动。两条路都不想走怎么办？只有窝在家里睡大觉……

萧遥：嘿！跟我还真像！后来呢？

房东：在家里无所事事地混了一年，甚至有种错觉，以为自己就要这样一辈子混下去了。有一天，我爸突然当着我的面把他养了好多年的一只鹦鹉给放了……

萧遥：为什么？

房东：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你看这鹦鹉在鸟笼边上停了这么久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被照顾得太久，已经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飞起来，飞起来了到外边又会不会饿死。是老死在鸟笼里，还是到天空中找回自己呢？你看，它最后还是选择了飞走。鸟尚且如此，人为什么不能？

大业：所以……

房东：我想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就自己收拾行李下乡去了。当时想着，反正找一条路走，总比什么都不干要强。

大业：在乡下，肯定过不惯的吧？

房东：倒也没什么，过惯了也觉得挺好的。可这个坎过去了，还有好多坎等着我。先是知情返城，然后又因为年纪，找对象成了老大难。等着这些坎都迈过去了，成家立业了，以为下半辈子就这么直直地走下去……

萧遥：怎么了又？

房东：临了快退休的时候，厂子效益太差，就下岗了，退休金就这么泡汤。再后来，老伴先我一步走了，辛辛苦苦供儿子出国留学，也没想再回国。只剩下这栋祖上留下的老房子还能陪着我。谁说这些都不是坎呢！

大业：大叔，没想到……和你比起来，我们……

房东：可是你们看，我不是还活得挺开心的嘛！人这辈子啊，不知道啥时候就会碰到一个坎，防也防不了，躲也躲不掉。怎么办呢？要是我在哪个坎边上就放弃了，又怎么走得了这么长的路呢？是不是？

萧遥：走得那么累，还不如不走……

房东：小伙子，别说傻话了！有谁能说不走就不走呢？生活吧，就

像……怎么说呢？就像……就像我以前那厂子里的传输带一样，你赖在一个地方不走行吗？不行！它会推着你往前的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！

萧遥：传输带，这比喻倒挺贴切的……

大业：或许，我和小羽……也是一个坎，不能不过的坎……

房东：小伙子，能这么想就好啦！你看，那混蛋把我这儿能偷的全偷了，我又能怎么样呢？还不是当它是一个坎，迈过去就是了！前边的路还长，对吧？

大业：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

房东：我之前就盘算着，要把这里装修成这个……这个自助酒店！你看我天天去发传单，来的学生还真不少，说明啥？说明大家还是需要我们的，是不？

萧遥：等会等会！您这说真的说假的呢！真的要装修？

房东：是啊，当然是真的！

萧遥：不成不成！那我怎么办？上哪住去？

大业：呵呵，难道你还想继续待在鸟笼里，不肯飞出去么？

萧遥：说得倒轻巧！想飞也得有方向，我还在找方向，不行么？

房东：小伙子，听我句劝，与其躲起来想方向，不如飞起来找方向。

萧遥：飞起来找方向？

房东：当然了，要是一时找不到，等我这里装修好，还是欢迎你来住。直接给你打七折，好吧？（对着大业）啊，还有你，也欢迎再来住哦！保证你们都是v……v什么来着……

萧遥：VIP！得，哲学家又变回商人了……

大业：大叔，谢谢你！今天你说的这些话，我会记住的！

房东：好啊，想开了就好！小伙子，你呢？

萧遥：我……

【兰心兴冲冲地上台，喜形于色】

兰心：还好及时补了准考证，这下好了！

房东：哦！姑娘，你回来啦！正有件事跟你商量呢！

兰心：我现在没空！等考完了再商量！

萧遥：还等？这儿要装修，准备搬家走人吧！

兰心：什么？搬家？这是怎么回事，房东？

房东：是啊是啊，我正打算把这儿改装成自助酒店呢！对不住了啊！

兰心：这……这怎么行！那我怎么办？要去哪？

【灯光急暗。幕落】

尾声

【舞台上依然是三间日租房。除陈千羽以外的三个人物，坐在各自的位

置上，身旁都摆着一个行李包。三盏射灯同时亮起，以下三人同时表演】

兰心：该走了……

大业：她真的走了。

萧遥：没了日租房，我该上哪？

兰心：考博，我落选了。门，真的关上了……

大业：结束了，九年的感情，结束了。

萧遥：一切对我来说，还是那么空洞，那么无趣。

兰心：为什么？为什么连这狭小昏暗的日租房，都容纳不下我？

萧遥：难道真像他说的那样，我只是没有飞出笼子的勇气？

大业：和她的爱情是一个难过的坎，赖得太久，终于还是要迈过去了。

萧遥：不！我萧遥不是一个懦夫！可是方向……该往什么方向？

兰心：相夫教子，三从四德……这才是我该走的路么？

大业：坚持自己的信念，还是对现实卑躬屈膝？

兰心：（起立）我该怎么做？

大业：（起立）我该怎么做？

萧遥：（起立）我该怎么做？

【灯光突暗。片刻后，月台灯光渐亮。三位演员提着行李包走出房门。他们彼此尴尬地对看一眼，加快了离去的脚步。兰心和萧遥从左边下场，大业在门口迟疑片刻，突然转过身，从右边下场。】

[暗场片刻后，月台灯光再次亮起。吉他手上台，演奏开幕曲音乐。所有演员走上台来，站成一排，如开幕时那样，合唱曲子，但歌词已改动]

演员甲（女）：你说自己是一片浮萍，

演员乙（男）：你说自己是一片浮云，

演员丙（男）：你说自己是一颗流星，

演员丁（女）：注定是迷路的羊群。

演员戊（男）：追问下一站开往哪里，

演员甲：坚持梦想在心中追寻，

演员丁：不管幸福有多少距离，

演员乙：我们用热情与执着作答。

合唱：生活，总会有它的意义，

坚持，是我们的座右铭。

青春，是一场美丽约定，

坚持，是我们的座右铭。

坚持，是我们的座右铭。

[歌声中，幕徐徐落下。]

[全剧终]

(戏剧研究——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)

相关信息

- 话剧舞台上的悲歌：青春祭？成人祭？
- 姹紫嫣红牡丹亭——四百年青春之梦（网络精选版）
- <青春禁忌游戏>（又名<亲爱的叶莲娜—谢尔盖耶夫娜> ..
- 游戏、青春、灵动——看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演出《错中错》
- 《牡丹》还魂，惊艳学府——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研讨会综述

Copyright © 2002-2003 [中国戏剧网] Finish All Rights Reserved

地址：厦门市海韵园科研楼（2）201

联系电话：0592- 传真：： Email：

页面执行：125.000毫秒

xx[xx.Net]网络技术支持

闽ICP闽备06011007